

我爱的那个人坐在主席台上

——
王子君散文精选集

南海出版公司



我爱的那个人 坐在主席台上

——王子君散文精选集

南海出版公司
1997·海口

WOAI DE NAGEREN ZUOZAI ZHUXITAI SHANG

我爱的那个人坐在主席台上

——王子君散文精选集

作 者 王子君

责任编辑 张之滨

责任校对 林 竹

封面设计 吴 丹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083-9/I·183

定 价 16.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阎 正

子君是我登上海南这块神秘岛屿所结识的第一位女性朋友。七八年来延续至今，弥觉得友谊的珍贵。

与子君的君子之交，真个是淡淡如水。相识的时间不短，见面的机会却不多。无非是打打电话，相互问候一下，偶而约将出来，子君也总是迁就我到“新鸳鸯”，吃上一顿我和母亲及姊妹都喜爱的“鸳鸯火锅”。至于一块去玩，数年间也只有一次，好像是到白沙门。在夜幕笼罩的海滩上，我们漫无边际的神侃闲聊，随心所欲的玩着孩子们的把戏。我着实放开了一回，趁着那茫茫夜色，扯开嗓子唱了一曲苍凉的陕北“庄稼汉”，子君为此还写了一篇《夜坐沙滩》，如此而已。

子君气质不俗，又颇会打扮，随便一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毫无矫揉造作，显得那样得体。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一眼望去俨

然一副知识女性的模样。但她又不属于女强人之列，女子的天性依然浓郁，多愁善感乃至某一时的脆弱，都不失她的可爱之处。由此若把她当成一位纤弱女子就又大错特错了。我曾听到一个传说：子君从不饮酒，实在推诿不过，象征性沾一点红酒。有次聚会，一位男士屡屡“挑衅”，子君实无退路，拿过一瓶烈酒，与那先生对碰，一杯接着一杯，竟然将那彪形大汉拚倒在桌下。好一副英雄气派。据说子君也过了一天一夜方见恢复。虽说是无可稽考的故事，我倒宁可信其有，觉得子君身上充满了丈夫气，再遇酒场，我是绝对不敢惹她了。

此乃戏言。子君的性格真还是挺女性的。无论说话，无论做事，都能让人如浴春风，倍感惬意。有位朋友对我说：“拿起子君的电话就不愿放下，声音甜柔地，从耳朵流到心里，特别的享受。”我笑答曰：“那是对你们年轻人，对我这样的老头子，只有礼貌客气，绝无温柔。”话是这样说，其实子君倒蛮一视同仁的。不管有求于她，无求于她，男女老少，始终如一的不愠不火，从容不迫的与你攀谈，处事，尽着她那份绵薄之力。

子君也是疯狂的。印度哲人奥修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知道有这样一些美丽而疯狂的人。他们被人说成疯狂，是因为他们不悲伤、不忧愁、不怕死，不为琐事烦恼，他们每时每刻都尽致而热情地活着。”我想子君是这样的。正因为尽致而热情，于是她的生命变成一朵美丽的花，它充满着芬芳——爱，生命与欢乐。子君在她的两本散文集里已经说了许多，那都是肺腑之言。凭心而论，我平时不大看这类散文集，总觉得是小儿科，哄哄年轻的少男少女罢了。出于消遣，有天夜里我翻将起《倾听诉说》，便再也放不下。之后又连忙读她的《没有爱情》，我发现我是大错特错了，我发现以前对子君的了解还是太浮浅了。她的散文，字里行间充满了诗意，充满了爱心，充满了亲情，充满了对

人生理智的禅悟，充满了对人世间美好的祝愿和深深的依恋。这辈子她肯定过得不够，一百年也不会够。她是在有意无意间做着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如果有来生，她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再走一回，再走两回，以期达到功德圆满。

据我所知，子君的方方面面并不十分如意，甚至她经历的坎坷、曲折比一般同龄人还要多一些。然而她在给予那些有着种种遭遇、种种心态有求于她精神支持的读者的信中（见《倾听诉说》前部分），娓娓道来又讲得那样客观透彻。置身其中也好，置之度外也罢，她的选句遣词都能恰如其份，像一泓清泉缓缓流过，浸润了倾诉者的心田，让人们心悦诚服，肃然起敬。我通宵达旦的读着，品味着，仿佛进入了角色，那面对子君倾情而谈的是我，不是他人了。

很多人不理解子君这么诚心对读者的行为，而我正因为读了这一篇篇美文，我才更真切的把子君视为红颜知己。我要说的，她要说的都不必说了。仓颉造字，除记录人类的一切活动外，它的更大的感应功能，恐发明它的先祖先贤也始料不及，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已远远超越了文字本身所固有的意义。

我要赞美子君，赞美她的学识才情，赞美她的温柔善良，赞美她的刚毅坚韧，更赞美她的美丽疯狂。人必须鼓起勇气，直面惨淡的人生；得意、欢乐、坎坷、痛苦、悲伤，凡此种种我认为都是欢乐，都是充实生活内容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

美丽的是过程。每一个人的生命旅途都如同西天取经的唐三藏，不经历足够的劫难，焉能懂得做人的内涵，不尝尽酸甜苦辣，如何能体验做人的滋味而修成正果？子君所做的这一切，都可说归功于她的疯狂。假如也有人这样说她，不妨还用奥修的话回答：“你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疯狂，人才是幸福和欢乐的，我们的选择不同，你可继续你的明智，保留你的悲伤，我仍

继续着我的欢乐，我的幸福疯狂。”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也将离开这个世界。生活的足迹将伴随着每一个人直至身后，子君还年轻，许多话对她来说还嫌太早，但我却是越过知天命而走向花甲之人。记得有两句诗：“一事无成惊逝水，半生有梦化飞烟。”我从青年时代背到今天，特别喜欢。我觉得自己几十年里小事做了不少，大事似乎一件未成，许多青少年时的幻梦随着人事沧桑都灰飞烟灭了，免不了常常沮丧和遗憾。而子君却如日中天，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刻，看了她的文字，又往往觉得她也是在昭示于我：不要失望，不要悲观。想想也是，生命何时是尽头呢？即使肉体不复存在，生命的延续不是有很多形式吗？鲁迅老夫子说：“青年人眼里多鲜花，老人眼里多墓场。”为何不多与青年人在一起呢？年轻人的蓬勃朝气总是激励着我，这就是我以及许许多多年龄大的人愿意和青年人交朋友的主要原因吧。子君的作品真的让我融入其里，忘了年龄，忘了烦忧，忘了人世间一切的不愉快，我由衷的感激她。

本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恩斯特·卡西尔曾用一句话概括赫拉克利特的全部哲学：“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对子君来讲，能不能也用一句话概括：“她正在寻找她自己。”实际上子君已经接近找到了、找准了自己，她将是一位真正有价值的人。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早该给子君写篇文字了，但总是无从下笔，如今我借她这本散文精选集出版的机会，谈谈我读她作品的感想和对她的认识，可能是不着边际的话，但总是我的一片心境了。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於海口海景湾

目 录

序	阎正
---------	----

第一辑 情到深处

干枯的鸟	3
妙不可言的声音	6
倾听诉说	10
梦想流浪	15
老木屋：我生命的起点站	18
圣诞来临	21
有人买了我的书	24
情累	27
没有爱情	30
寻找爱情	34
我们不哭	38
我的海洋	41
梦之光	44
辉煌的女人	46
如何美丽	51
想留长发	54

女作家的“宝贝”	56
一朵孤独的花	59
流言飘来散去	62
午夜，收音机里的女人	64
面对死亡	69
随想距离	77
皈依写作	85

第二辑 真情无价

无名花	93
远望不见山	96
永远的太阳	100
怀念莫应丰	103
我与母亲不相生	107
好想有个家	112
野山	116
夜坐沙滩	122
污浊的伙伴	126
心中的女儿	133
我的小鸟儿飞了	136
纸屋	140
分手	144
自杀未遂	147
大哥	151
谢老师	156
小狗丁丁	160
盛开的鲜花	168

祝福	172
浓情月香	177
玫瑰心	179
有朋将要去远方	182
真诚到永远	186

第三辑 路过的人

慧儿的帽子	197
维朵说要娶个中国女人	201
迷落在午夜的玫瑰	207
现代和尚	211
魅力的残缺	215
我质本洁	219
维多利亚的小把戏	224
付总的“思路”	228
钱为何物	232
“老玩童”下海	238
阿波的死亡婚姻和婚外情	242
迷情阿迷	248
一杯咖啡到天明	254
我爱的那个人坐在主席台上	261

落寞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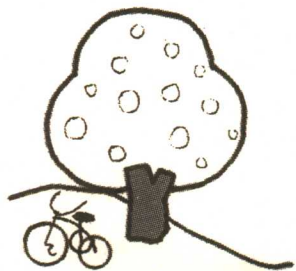
——四毛爱情说	和谷 266
---------------	--------

后记	269
----------	-----



第一辑

情到深处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只想尽力超越具体的生活表象，
提升一种生命体验**

——自题

干 枯 的 鸟

在我家客厅里，被我视为艺术品的东西，不是镜框中精致的玫瑰花瓶，不是我在旅游途中一眼望中千里迢迢捧回来的浪漫小物品，也不是花盆里青枝绿叶红花们别致的造型，或是经过细心装裱的某位名家的赠画——它是一只鸟儿，一只停歇在洁白的墙壁上的凤凰般的化身。

鸟儿冷冷独立，像一个黑色的精灵，无言地展示它曾经有过的高贵、骄傲，辉煌的业绩和生命的底蕴。它的头，它的眼，它的翅膀，它的丰羽，它的尾翼，组合成一个飞翔的姿影，让我百看不厌，不时地感觉并陶醉于它的灵性。

不知何时，鸟儿飞倦了。在归巢的路上，一支阴冷的箭伤害了它。鸟儿伤痛地鸣叫一声，从空中坠落下来。没有愤怒的挣扎，没有优雅的弧哨。它坠落在空旷的海滩，潮水涌上来，将它隐入海洋。

当放箭人疑惑不解地走远，海潮又将鸟儿送上岸来。日晒，风吹，浪打，鸟儿一日日干枯了，干枯如一丛鸟形的树枝，干枯

成一件不是慧眼看不见的艺术品。

岁月如梭，过去了一年又一年。

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在一种宿命的召唤下，来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沙滩上。他站在这只枯死的鸟儿前，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他的耳畔响起了凤凰涅槃之歌。

他兴奋得很没有风度地弯下身去，拂开鸟儿四周的沙渍，小心翼翼地捉起了鸟儿——鸟儿并未腐朽，它用枯干的身躯抗拒着岁月的侵蚀，并因此魅力四射。

年轻的艺术家的像从火星上归来一样，把这美艳的鸟儿奉献给亲爱的妻子。他描述鸟儿的远古时代，描述鸟儿怎样历经经年而灵魂不散。在他描述的过程中，妻子发现他的眼里有一种野欲般的渴望：他要让鸟儿重新飞翔。

春天可以使树木枯而复荣，妻子决意让鸟儿死而复生。

妻子把神话变成了现实——那个妻子便是我。

我按捺着心跳，洗净鸟儿身上的尘迹，用透明的清油浸润鸟儿干裂的肌肤。然后，在墙上选择了一个既通风又有阳光照耀的位置，让鸟儿在那儿完成它永远的造型——那是飞翔的精灵，我听到鸟儿穿越时空的树林，划过雨后天空的声音，它灵动的翅膀扇动了海风。但它未能预想到，有一支阴冷的箭在捕捉它矫健的身影。

鸟儿坠落了下来。很孤独，很悲壮，很遥远。

有朋自北方来，惊异于千百年后，鸟儿仍然在飞翔。他双目放光，不言不语，在酒喝得飘然欲仙的时候，他终于张开大嘴，吐出一句令我们惊慌失措的话来：

我要你们把那只鸟儿送给我。

我很快镇定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朋友骂我小气。丈夫很男子气地出来解围：这个屋里的物

品，什么都可以馈赠，唯独鸟儿，不能。

多年过去，我渐渐淡忘了此事。年轻的艺术家的像鸟儿飞出森林寻找天空一样，飞出了这个家门。临走，他泪眼沉沉地凝望着鸟儿，神情犹如思想者陷在忧患意识里，许久才叹出一口气来：你不能因为仇恨我，而毁了这个美丽的传说。我轻轻摇头，温迷顿生，说，我会因为这个美丽的传说，而在心中重塑一个艺术中的亲密爱人。只是，离家的人儿，可别遇到箭伤，在荒凉的海滩上干枯如鸟。

哦，后来，他就如这只鸟，枯中生辉，在我渐渐褪色的历史生活中定格了，就如这鸟儿固定在墙上，他在我的心灵上——那是我抹也抹不去的疼痛。

而朋友不知这儿的变故，依然远远地一次次捎来话儿，他要重金购买我的鸟儿。他知道，那已不是一只鸟儿的化身，那是鸟儿不死的灵魂。

但他忽视了，灵魂，艺术的灵魂，在我这儿，永不可出卖。

我注视着鸟儿。我相信，我的干枯的鸟儿正在飞翔。我听到了鸟儿穿越森林，划过天空的声音，它的翅膀扇动了海风。

妙不可言的声音

每天，我们的耳朵里塞满了声音。或嘈杂，或单调；或优雅，或粗鲁；或温情，或哀婉……自然的，机器的，人类的。我们聆听着，感觉着，分辨着，烦躁，感动，兴奋，惆怅。我们处在声音的包围之中，并以自己的声音去招架，去应酬，去回应……

说不准何时对声音十分敏感，开始从人的声音去判定人的性格，人的本质，人的真伪。似乎是有一次，我刚来单位，给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同事问，你是哪位？当我自报家门后，他惊讶地说：你的声音好动听哟！我想对于一个尚未谋面的新同事，他绝不会有恭维。就因为我的声音，他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解释我所问的问题。一个悦耳的、温柔的声音能带给受话者以愉悦，以友好，为什么不善用声音？我从同事的快乐之中感觉到了声音的力量。

我的声音到底是怎样的？我当然无法知道。电话里的声音和录音机里的声音好像不大一样。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我

是大大的吓了一跳的。我给多年老友J打电话，他人不在，我只好在他的录音机里留了言：J，你好，你回家后请给我来电话，有要事相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J听得心花怒放，在电话里乐不可支：哈，你对我终于找到了甜蜜的感觉！接着他就倒过磁带，放我的留言给我听。我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到我的耳里，那份娇媚，那份柔情，那份香醉，怎不让朋友取笑！我连忙问J，平时我说话不是这样的吧？直到他连声称是，我才放下心来。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令我在这么平常的时刻，声音却弥漫了美丽和风情！

此后，我也就十分注意自己的声音形象了。该平则平，该高则高，该刚则刚，该冷则冷，当然，该柔仍柔。而同时，我也特别注意别人的声音。谁声音缺乏真诚，我敬而远之；谁声音“胶质”太多，我装聋不懂；谁声音质朴无华，我则礼貌待之。慢慢的，不免就流于世俗平庸，就声音来说，已失去了个性。好在精神之气尚在，无伤真我大雅。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听陌生人的声音。有一阵，时有外省人绕来绕去将电话打到我的案头，令我感动之余，不知说什么好。心想别人在千里万里之外给你打电话，肯定是有话要说，于是就很沉静地倾听对方的声音。不料这便给对方造成了我少言寡语（当然很多时候我就如此）的印象，他（她）便会很失望，言语间就多了尴尬，少了兴致。这样几次以后，我猛然醒悟，人家意也在也听你说些什么。于是自以为有了经验，便开始了与陌生人的对话。

记得那是一个很宁静的夜晚，市声渐远，噪音已歇，电话铃的响声将我狠狠地惊扰了。我拿起听筒，是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他自称是本埠的一个相当不错的白领，他以一个崇拜者的身份给我打电话。我立时紧张起来。我想既然有人这么盲目地“崇